

## 江

## 俗世

A12

## 互助会

■文/任德发

过去老百姓有了燃眉急事要用钱,除了靠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借债外,只能靠民间的互助会解决问题。

互助会,顾名思义即以互助互利的原则,形成的相互支持帮助的临时性组织。它由会头牵头召集,愿意参与相帮的十数人组成。规定一个具体金额,例如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等,每月发薪时由会头收集,完毕后交于当月的得会人。首个得会人当然是会头,其他十数人均称“会子”,他们通过拈阄产生顺序,一次性决定每人的得会时间。会子间也可根据各家的具体情况临时相互调剂。一般来讲,收到会钱主要用于家中购买大宗家具物件,修房造屋,婚庆喜事,庆祝生日等大事。因而过去亲朋间也常有这种金融互济的行为。

后来企业的工会为解决职工突发困难,成立了工会的互助储金。每个参加的职工,每月发薪时工会委托财务按工资的百分比扣下一定数额的互助金,扣到一定的限度为止,存到工会账户。职工若需用可向工会申请,经批准后借用一定限额内的资金,并按规定

在数月内有计划地从工资中扣款还清。前账不清,后账不借。这一公益措施为职工解决了不少困难,但民间的互助会并没有就此湮灭,同事亲朋之间依然时有出现,从一个侧面弥补了互助储金的一些不足。我年轻时,就有不少同事家中的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等当时的大件消费品,是通过此种方法购置的。

互助会是有传统的。听老人们说过这样一件事:解放前那会,物价飞涨,有一个人为了修理家中三间危房,急需筹集2000元,便临时组织了一个互助会,自己当了会首。当时有十几人入会,除了会首修好了家中的房子,会子中第一个拿到2000元会款的人,以此为本金起家,做起了小百货买卖,而轮到最后一个会子,2000元会款到手时只够买到两块烧饼。

互助会在当代已基本绝迹,究其原因,一来是百姓生活提高,有了存款,自己有了应急的能力;二来,即使有困难,也有金融部门能给予小额贷款,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社会的进步,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当然,互助会也就成了历史。



## 萤火虫

■文/吴荷青

初夏的晚风,吹进了我的书房,撩起我儿时的记忆……

那时候,夏天的夜晚萤光闪烁,蛙声一片。萤火虫在田野里四处翻飞,青蛙在秧田里鸣叫,我们吟唱着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诗句;夜空繁星点点,我们一边在家门前的空地上纳凉,一边听大人讲故事,《牛郎织女》、《天仙配》……

然而,童心就是童心,童心的本性就是好玩。所以,那时最有趣的还是捉萤火虫。我们左手拿着一只玻璃瓶,右手拿着一把扇子,走进萤火虫飞舞的田野。待萤火虫从身边飞过,用扇子一拍,那萤火虫就落到了草丛里。掰开草丛,小心翼翼地将萤火虫捉住,迅速装进瓶子里,盖好。接下来,就是拿着萤火虫瓶子到处转悠,嘴里哼着:“萤火虫,萤火虫,飞到西,飞到东,好像盏盏小灯笼。”

看着“囚禁”在瓶子里的萤火虫,我很好奇,问母亲:“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?”母亲说:“那是因为

它们的腹部有发光的東西。”“那,萤火虫为什么要发光呢?”母亲愣了一愣说:“给人们当灯使呗。”母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:晋朝有个叫车胤的人,读书非常勤奋,但由于家里很穷,买不起蜡烛,晚上就读不起书来了。后来,他看见萤火虫在空中飞来飞去,受到了启发,便捉了很多萤火虫,装在纱囊里,借着萤火虫的光,孜孜不倦地读书,最后成了一个有大学问的人。

我一天天长大,在书中了解到萤火虫发光只是为了求偶繁殖后代。母亲给的答案虽然是糊弄了我,但母亲也许是为了借题发挥,让我也能好好读书吧。

后来,田野里的萤火虫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,几乎看不到它的踪影。童年有关萤火虫的美好记忆也越来越淡。

现在,我站在书房的阳台上,看着窗外满天的星星,仿佛又看到了儿时漫山遍野的萤火虫。何时,还能再去捉一捉萤火虫呢?

## 一张饭卡

■文/周平军

九月一日开学的第一天,孩子放学后刚踏进家门,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宣布:“我有饭卡啦!”然后就是开心地大笑。

我知道,对于这张饭卡,孩子等待两年了,今天在开学的第一天,它终于姗姗来迟。

孩子刚上初中时,学校因为学生多,食堂的容量有限,初一新生要在教室的课桌上就餐,每顿都是雷打不动的盒饭。半个月的新鲜劲过去,孩子回家直言,学校的饭菜太难吃,中午没吃饱,而晚餐便饿狼扑食一般。这时,孩子发现初三的学长在食堂打卡点菜就餐,饭菜种类繁多,讲起时不禁口水直流,动起脑筋央求老师帮忙办一张饭卡。老师答复道:学校规定初一新生不可以办卡。此后,孩子便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快快长高、长大,有一天能有资格出入食堂大快朵颐。

今天饭卡刚一发下来,孩子就趾高气扬进入餐厅,选了一份盖浇饭,加了一块大排,又拿了一个水果,在同学们的惊呼中大快朵颐。

## 一碗挂面

■文/谈言

天上,黑云压城。窗外,粉丝粗的暴雨倾泻大地,打得玻璃噼里啪啦。楼下宽阔的谷阳路上,川流不息的车流犁开一道道波浪分向两旁。

大雨把我封锁在家里,我坐在写字台旁观赏雨景。学生时代的往事,透过雨帘又出现在眼前。我仿佛看到了欧阳坤校长,嘴里又咀嚼出了鸡蛋挂面的鲜美味道。

1963年,还不到13岁的我进入西麓中学读初中,时年35岁的欧阳校长教我们政治。可能因为我是升学考试的前三名,欧阳校长一开始就很关爱我,上课时经常喊我回答问题,家访时经常喊我带路,我生病了他会上门看望。

1964年暑假,我因病休学一年。休学后,父亲与欧阳校长联系,让我到学校做些义务劳动,例如每天到邮局拿报纸,打上、下学的钟,在办公室打扫卫生等等,这样我既不用闲散在家,和老师在一起也可以增长些知识。

当时,三年自然灾害刚过,吃饭仍是第一难题。我家老少八口人全靠父母每天挣五六毛钱的工分养活,是生产队的大超支户。我快14岁了,可体重只有60多斤。粮食不够吃,老祖母经

而晚餐时,孩子一反往日“贪婪”的吃相,只喝了半碗汤,就尴尬地冲我们笑笑说,中午吃多了。边说边站起身,掏出饭卡仔细地抚摸,然后再小心翼翼地重新装进口袋。

看着孩子珍惜的样子,我记起了自己珍藏着的一张饭卡。四年前,因为职称晋级,我要在南京理工大学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培训。为方便我们培训班学员就餐,培训中心的老师为我们办理了一张学校餐厅的饭卡。没有上过大学的我,在那些日子里,吃遍了学校里大大小小所有餐厅,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一把大学生的校园生活。培训结束时,同学们都到食堂里清退饭卡的余额,而我没有去。我把这张饭卡保留下来,保存在我的书夹里,闲暇时拿出来看看,让这张印有南理工风景的饭卡,留住那段紧张而又让人难忘的“大学时光”。

孩子的饭卡吸引着她的味蕾绽放,点燃了她对学习的激情。而我珍藏的饭卡,储存着我的记忆。对于我这行伍出身的人来说,半个月的大学时光,是终生难忘的美丽时光。

常夹着簸箕向邻居借米,一家人最大的奢望就是每天吃上三顿白粥。

欧阳校长因为患有较严重的胃溃疡,学校食堂的蒸饭有时嫌硬他就下点挂面。每当看到他吃面条,我的口水就直往肚里流。可能是我的神情给欧阳校长发现了,一天下午,他买了半斤挂面两个鸡蛋,让伙房加工成两碗送到办公室。他端了一碗放到我桌前,亲切地叫我尝尝,解解馋。乳白色的面条整齐地码放在白碗里,中间是面四周是深褐色的酱油汤,面条上面是一个鲜嫩的鸡蛋,蛋黄隐约可见,一把翠绿色的韭菜花撒在最上面。我说了声谢谢,端起碗一筷子就挑了一小半面条到嘴里,味道还没有感觉到,面条就已滑进了肚子,最后把酱油汤也喝得一千二净。欧阳校长连声叫我慢慢吃。面条能当饱,鸡蛋有营养。我吃在嘴里,暖在心头,眼泪情不自禁滴到了碗里。

如今,我也年逾花甲,但五十年来,那碗鸡蛋挂面在我心目中一直远胜山珍海味。如果还有下辈子,我还要和欧阳老师一起吃鸡蛋挂面。